

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

1921—1949
第二辑



书名题字：秦兆阳
封面设计：王小明

现代中篇小说选（二）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字数85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6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（平）46,500册 （精）4,200册

书号：10070·151 定价：（平）1.35元（精）1.90元

第二辑 目次
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.....胡也频(1)

路.....茅 盾(139)

水.....丁 玲(229)

生死场.....萧 红(267)

清明时节.....张天翼(363)

星.....叶 紫(429)
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

胡 也 频

胡也频（1903—1931），左联五烈士之一。福建福州市人。早年当过学徒、海军学校学生。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编辑《民众文艺》，开始文学创作。一九二八年到上海主编《红与黑》杂志，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。一九三〇年参加左联，任执行委员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；次年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上海龙华。

胡也频创作题材较广，数量很多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也频诗选》，戏剧集《鬼与人心》、《别人的幸福》、短篇集《圣徒》、《活珠子》、《往何处去》、《诗稿》、《消磨》、《牧场上》、《三个不统一的人物》，中篇小说《一幕悲剧的写实》、《到莫斯科去》、《光明在我们的前面》。

胡也频的早期作品带有较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。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、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以后，思想发生了变化。《光明在我们的前面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，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新发展。小说反映了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问题。刘希坚坚信共产主义，而他的爱人白华则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着。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共产主义者能预见历史发展的动向，领导群众把运动引向深入，受到群众拥护；而只凭空想和狂热行事的无政府主义者，却为群众所摒弃。在实际斗争的教育下，白华终于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，转向共产主义，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。小说歌颂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，比较生动地描写了现实斗争生活，注重在革命运动实际斗争中刻画人物思想的发展和转变。这是胡也频最好的作品，发表后受到文学界的注意和好评。



一九二五年五月，一天午后三点钟左右，在北京的马神庙街上，有一个二十六岁光景的男子，在那里走着，带点心急的神气，走进北京大学夹道去。他穿着一套不时兴的藏青色西装，而且很旧，旧得好像是从天桥烂货摊上买来的货色，穿在身上不大相称，把裤筒高高地吊在小腿肚上，露出一大节黑色纱袜子。他的身段适中，很健壮。走路很有劲，又快。那一双宽大的黑皮靴便接连地响着，靴底翻起了北京城特有的干土。他走到这狭胡同第三家，便一脚踏进大同公寓的门限，转身到左边的大院子里去了。

院子里有一株柳树，成为被考古家所酷爱的古董，大约有一百多年了，树干大到两抱围，还充满着青春的生命力，发着强枝和茂盛的叶子，宛如一把天然的伞似的，散满绿荫。

他觉得身上一凉快，便脱下帽子，擦去额上的汗，站到第七号房间的门口，弯着手指向门上叩了两下。

里面问：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他立即回答，带点快乐地微笑着。

“找白华么，她不在家。”这是一种江苏女人说北京话的细软声音。

他的笑容敛迹了。但他却听出那说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，便问：

“是你么，姍君？”一面大胆地，把房门轻轻的推开去。

果然，站在那里的是一位女士。她好像突然从椅子上刚站起来的样子，匆忙地把一只手撑在桌上，半弯着腰肢，虽然带点仓皇，却完全是一种很美观的天然的风致。她穿的是一件在北京才时兴的旗袍，剪裁得特别仄小，差不多是裱在身上，露出了全部的线条。袍子的原料是丝织的，颜色是刺人眼睛的荷花色，这就越把她——本来就很丰满的少女——显得更像是一朵在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了。

他一眼看到她，好生惊讶，觉得这女友是真的和普通人相反，越长越年轻了。

她向他欢喜地笑着：

“哦，希坚。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，你都不到我们那里去。”

“是的，有一个月了吧。”刘希坚把帽子放到桌上去，向她笑着。“原因就是近来变成一架机器，自己不能动。”接着他问：“白华呢，你知道她到那儿去？”

“不知道。她只留个纸条，说她三点钟准回来。现在已经三点了。”

刘希坚拖过两把藤椅让她坐，自己也坐下了。他想起今天早上刚收到她的一张请客片，一张修辞得很有点文学意味的结婚喜帖，便向她笑着。

“贺喜你！”他说，却又更正了：“贺喜你们俩！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贺喜才好，现在正为难——”心里想着喜帖上的文章：为神圣爱情的结晶而开始过两性的幸福生活……

她的脸上慢慢的泛红了。向他很难为情的闪了一眼，露出一个小小的笑涡，说：

“你也开玩笑么？”

“你觉得是开玩笑么？”他尊重的微笑着说：“我一接到卡

片之后便开始想，可是总想不出什么好东西来，而这东西又是美的，又是艺术的，又是永久的，可以成为一个很合式的纪念品。我想这样的东西应该是有的，大约是我的头脑太不行，想不出来……你可不可以替我想一想？”

“不要送给我什么，”她老实地红着脸说：“只要你——你肯看我们——这就比什么东西都好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他接着又微笑的说：“我想，做一首诗给你们也许是很好的，可是我从没有做过诗。”他把眼睛看着她的脸——“你们是文学家，尤其你是诗人，你替我代做一首好不好？你的诗是我最喜欢读的。”

“你简直拿我开心呢！”她装做生气的样子说。同时，她又现着一种不自觉的骄傲和谦逊的神情，因为在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副刊上，差不多天天登载着她的诗，有一位文坛的宿将曾称赞她是中国的女莎士比亚。

“怎么，你把我看得这样的不诚实么？”

“你想得太特别了。”

“也许是的，”他又笑着望了她一眼。“过分的欢喜会把人的感情弄成变态的。譬如这一次，我就没有理由的，只想给你们一点什么。”

“如果你喜欢诗，”她把话归到正当的题目上：“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诗，”她自然地把声音放低了：“我明天把诗稿送给你……”可是她觉得他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嗜好于文学的人，便赶紧把话锋转变了，说：

“不过你喜欢读诗，也许是一时的兴致吧。”

“好的，”他正经的对她说：“我们做了好几年朋友，今天才知道你对我是一一切都怀疑。”他从胸袋里拿出烟盒来，抽出一支香烟，做出很无聊似的放到嘴上去。

姍君顺手将洋火给他，向他很热情的解释说：

“我没有疑心你什么，一点也没有；并且，我也没有疑心你的必要。你自己知道，你以前并没有使我知道你不讨厌文学……”

他奇怪起来了：

“你以为要那一种人才配喜欢文学呢？”他点燃香烟，沉重地吸了两口，把烟丝吹到空中去。“我从前告诉过你，说我不欢喜读诗么？”

她答不出适当的话，却笑了，很抱歉似的向他望了一下。

“的确有许多人，”过了一会，她想起一个证据来说：“譬如王振伍——他是你们的同志，你不是和他很相熟么？——他就对于文学很仇视。有一次，他居然在大众之中宣布说：文学和贵族的头脑一样的没有用，应该消灭。”

“他说的是贵族文学吧？”他为他的同志解释了。“他不会说是无产阶级文学……”

“不，”她截断他的话，而且坚定的说：“不是的。他的确把‘文学’看做一种玩具，看做对于人生没有功效甚至于没有影响的东西。的确，像这样的人很不少呢。”

他把香烟取下来了，一面吐着烟丝一面说：

“我不敢说绝对没有那种人；但是那种人是不能作为代表的。”于是他把普力汗诺夫、卢纳卡爾斯基等人对于文学的观念说了许多。他把他自己的意见也说出来了。他说文学在最低的限度也应该像一把铁锤。

他的见解把这位女诗人吓了一跳。“什么，像一把铁锤？”她暗暗揣摩着想，瞪然向他惊讶着。

“你不喜欢听这样的意见是不是？”他重新点燃一支香烟，如同吸着空气似的一连吸了四五口。

“你说得太过火了。”她慢慢的说，也好像舒了一口气。

他忽然想起，他的这位玫瑰花似的女朋友，她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诗人，虽然她的诗在中国新诗坛也很被人注意，但她只会做“美梦去了”和“再同我接个吻”这一类的诗。所以他觉得他刚才的话都是白说的，而且反把一种很喜悦很生动的空气弄成很拘束了。

“也许是的，”于是他又浮出微笑来说，随着便转了话锋：“唉，其实，我对于文学完全是门外汉呢。不过无论怎样，我是很喜欢读你的诗。”

她的脸也重新生动了，鲜艳，并且射出默默欢乐着的光彩——这是一种即要和爱人结婚的处女的特色。

“好，”她兴致浓郁的说，又轻轻的闪了他一眼。“如果你真的喜欢，我说过，我可以把诗稿给你……”

“谢谢你。我实在应该读一读诗，因为，我近来实在太机械了，差不多我的头脑只是一只铁轮子。”

她笑着，嘴唇要动不动地，宛如要说出什么俏皮话的样子。这时，那房门突然推开了，砰的一声大响，把整个的房子都震动着。

他们的眼睛便带点惊讶地望到房门口，白华已经跳着进来了。

二

白华一进门便向她的朋友各闪了一个任情的妩媚的眼色；她的样子总是那末快乐的，永远有一种骄傲的笑意隐在眼睛里，证明她的心中是藏了许多得意的幻想。

她带点走得太快的微喘问：“你们来了多久了？”接着她转

过身去向着刘希坚：“你收到我的信没有？”便和他很用力的握了手。

“我就是给你送钱来的。你又到那儿去了呢？”

她坐到床上，说了：

“到你不喜欢的那地方去。”说了便故意的看了他一下，一面从她胁肋中拿出一包东西，打开着，是许多影印的克鲁泡特金的木刻的像。

她非常得意地把像片翻着，便拿了一张出来给她的女同学：

“珊君，这给你。你瞧，这个样子是多么表现着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呀……你只瞧他的胡子……”

她的女同学没有答应她，只是新鲜地，惊讶地，凝视着这一位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领袖。

接着她又拿出一张来，向着刘希坚说：

“这不必给你，因为你现在是不喜欢的。”

他正在发呆似的看住她的脸——用这样眼光去看她已经有一年多了，是当初就被她发觉的，并且也从她那里得到和这眼光同样的感觉，这成为他们俩还不曾解决的秘密。这时他忽然把眼光收转来，急促的回答：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许多人都在说，”她突然为了她所信仰的主义而现出一点冷淡的神色。“说你把所有安那其的书籍都扯去当草纸用……”

他不禁的笑了。

“他们完全造谣。”他随着尊重的解释说：“无论怎样，我不会干这种无意识的事情。”

“不过你心中只有两个偶像，”她坚执着说：“马克思和列

宁……你现在是很轻视，而且很攻击安那其主义了。”接着她又说一句：“你只有马克思和列宁！”于是有点愤然的样子。

他觉得这一点有和她辨驳的必要，便开始说：

“一个人为他自己的思想而处于斗争的地位上是正当的。你不承认么？除非是懦怯者，有人能够在敌人面前不作一声，或者低头么？并且，忠实他自己的信仰，拥护他自己的信仰，这完全没有受人指摘的理由。……”他还想再说下去，忽然觉得他所爱的人的脸色已经变样了，变得有点严重了，便立刻把要说出来的话压住。但他却仍然听到一种近乎急躁的声音：

“那你为什么从前又加入安那其？”

“从前我以为安那其主义可以把我们的社会弄好了。”他差不多用一种音乐上的低音来说，他只想把这争论结束了。

但是那对方的人却向他做出一种特别的表情，仿佛是在鄙夷他的答话，并且逼迫似的说：

“一个人的信仰能够常常动摇的么？”

他觉得这句话是把他完全误解了，而且还不止误解了他的思想，于是他看了她一眼，便不得已的解释说：

“白华，我觉得你这样的说话，是不应该的。我自信我是很忠实于真理的人。因此我并不容易动摇。但是，正因为这样，对于安那其主义，我才从热烈中得到失望，觉得那只是一些很好的理想，不是一条走得通的路。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。更不必说中国的无政府党是怎样的浅薄和糊涂——而这些人是由新村制度而想入非非的，他们甚至于还把抱朴子和陶潜都认为是中国安那其的先觉。”他重新谨慎的望着她——“你自然不是那样的人。因为你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是很了解的，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没有觉得，我们现实社会的转变决不是靠幻想的，那乌托邦的乐园也许有实现的可

能，然而假使真的实现，也必须经过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。所以，我不能不……”最后他望着她的眼睛，几乎是盼望着同情的样子。

她不满意他的解释，她仍然坚持着她的论调：

“这只是安那其主义比其他主义更高超的缘故。”她非常信仰的说，声音也同她的态度一样，表示着不愿被人屈服的刚强。

他不得不又继续着回答：

“那也许是的，”他的声调却越变谦和了。“不过今天的问题只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才有用，因为它是根据客观具体的情况，来决定革命路线的。如果不能立刻救社会的垂危的病，那就无论什么高超的学说都等于空文，因为我们只能把某种思想去改造社会，不能等待着社会来印证某种思想——”

这时有一种意外的声音忽然在他们之中响起来了，他们都立刻把眼光转过一边去，射在珊君的身上。接着他们又听着：

“怎么，你们一见面便抬杠？你们把我都忘了。”

白华这才重新笑起来，恢复了她的常态，在她的脸上虽然有点发烧，又浮泛着快乐的表情，眼睛里又隐着许多笑意……

“真对不住你，”刘希坚也微笑地向她抱歉了。“你觉得我们的争论太无趣味吧。”

她还没有回答，白华却抢着向她问：

“安那其主义不是最高超的学说么？珊君，你说呢？”显然她还保存着许多好胜的心理。

“我说不出来，”珊君俏声的回答：“因为我没有看过关于它的书。”接着她又补充说：

“我别的社会主义的书也没有看。”

“你看不看？”白华心急的，又极其热心的宣传说：“我这里有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书……其实，你顶好看一看……你看么？”好像她立刻就要把那些书推到她身上去。

刘希坚却暗暗的想：“她是只想做诗的！”

果然她拒绝了，却找出一个很委婉的理由来说：

“我是要看的，我一有工夫看便来拿。”

“忙些什么呢？”白华刚刚要这样说，忽然想到这位女同学的佳期，便改口了：

“我想你现在是很忙的。至少，”特别示意的望了她一下：“你现在是没有心情看书的。”接着几乎开玩笑说：“你现在是只有着‘两性的幸福生活’呀……”并且故意把最后的一句说得大声些。

珊君的脸又飞上了一片红晕；却又抑制着说：

“别拿我开心……”同时她又悄悄的瞥了白华和刘希坚一眼。“我是把你们当做好朋友……”停一下，她就说出她到这里来的缘故了：

“密司陈她忽然有事要回家去，”她显然是不好意思的说：“她那天不能做女候相。所以……我想你和密司王说一说，看她肯不肯？”

白华打起哈哈了。刘希坚也暗暗的好笑，联想到有一篇名做《白热的结婚》的小说。

“一定要女候相么？”白华强忍着笑声说：“好的，我明天和她说一说……”接着她又戏谑的问：“还有什么事情没有？要我替你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不敢劳驾你。不过，如果密司王不肯的话，我想你再去同密司周说，因为我同她们没有你熟。”说了便站起来预备走。

“忙什么？”白华也从床上跳下了。

“好让你们说话呀！”她含蓄的笑着说，仿佛这句话很报复了他们的谑笑一样，同时向他们流盼了一眼，便走了。

白华转过身又坐到床上去，活泼地摇着腿干，一面又去收检那些像片。

刘希坚的眼睛也跟着她的动作而盯着她。他仍然从她身上得到一种愉快——这愉快的成分是很不容易分析的。并且，他今天忽然觉得她简直像一个炭画了，因为她穿的是一身黑，黑夹袄，黑裙，黑袜子，黑皮鞋……但是她比一切画着少女的炭画都美，而且生动。

他下意识的想：“爱你，唉，白华！”

白华向他说话了：

“你带了多少钱来？”

他警醒了不少，便回答：“十块。”

“还有没有？”

“你的信里只说十块。”

“现在不够了，”她笑着说：“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……”

“好的，”他爽然地：“不过你要对我说，是不是又拿去印那些传单？”一面把皮夹子拿出来，向桌上抖着，一共是十三块和四角辅币。

她把钱拿了。

“你没有干涉我的权利。”她朗声的说，接着她把小零头还给他：“这四毛钱留给你买香烟吸……”

他没有作声，呆看着她伸过来的手，只想把嘴唇沉下去吻在那嫩白的纤细的手指上，至于作一些狂乱的事情。但他又呆看着她的手收回去了。因为他不愿意被她看做没有理性的动物。他是只想有一个机会能向她表示他的爱情……

她已经坐到藤椅上了，又把椅子拖拢来，朝着他，和他挨得很近地，差不多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，这举动很像她要向他说出什么秘密文件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她的话开始了。并且她看着他，很出神的看，眼睛充满着熠熠迷人的闪光，但这闪光又含蓄着一种纯洁的原素，使人不敢妄想。

“唉，白华！”他制止着想，他的心是惶惑地动摇了。

她接着用快乐的声调说：

“世界上真有许多蠢事情呢。你不是曾认识陈昆藩么？就是那个斜眼睛！谁都知道他在十五年前——在他十四岁时，他父亲便给他娶了亲的。人家说他的妻子可以抵过两条牛，因为她一天操作到晚都不知道疲倦。他有三个孩子也是谁都知道的。他的大孩子已经会想法子去偷别人的甘蔗。但是他常常都在生人面前说他没有家庭，并且把他自己的年纪减小了八岁。谁相信他只有二十一？也许他自己还以为满年轻呢！他的黄头发总是涂得油腻腻的，那劣等头发水的气味，真使人一嗅了便要呕……”

她把话停住了，却分外地高兴起来，仿佛她的喉咙边还有许多更觉得可笑的话，使她当做享乐似的开心着。随后她把眼睛望着对面的人，又闪着迷人的妩媚的光彩。

刘希坚有点奇怪她的这一套话，尤其是她的这得意的神气。他觉得她简直不是和他谈话，倒是在向他描画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。他忍不住问了：

“你这样说他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她笑得仰起来摇了两下头，那黑丝一般的头发便披散到脸上，从其中隐现着脸颊的颜色，就像是一些水红色牡丹花的花瓣。

“我不会为那样的人白费我的时间，”她充满着得意的，又带着天真的快乐的声音继续说：“我现在说他就因为他使我太觉得可笑了。那样的人，斜眼睛，蠢猪！你想他居然做了些什么蠢事？你不知道？当然！谁都想不出。他，瞧那蠢样子，他简直见鬼了，忽然找到我——当我昨天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——他开头就说：‘我在这里等了两点多钟呢。’便伸过手来想同我握。谁喜欢和他握手？我只问：‘你等着你的朋友么？再见。’他忽然蠢蠢的摇一下头，把眼睛瞧着我——斜的，大约是瞧着我吧，一面说：‘我只等你呵！’‘见你的鬼呢！’我这样想，一面给他一个很尊严的脸色，使他知道他的话是错的，不应该和冒昧的，一面冷淡的说：‘等我？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呀。好，再见！’说完我就快步的走了。可是他又蠢里蠢气的跟了来。我装做不看见，走了好远，我以为他走开了，回头一看，又看见了那双斜眼睛。我真的冒火了：‘密司特陈，你这样跟着我，是不应该的，你知道么？’他却现出一副哭丧的脸，吱吱的回答说：‘知道。’并且又蠢蠢的走拢来接着说：‘知道。但是——但是——’‘但是什么呢？’我被他的哭声觉得可笑了。‘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说，’他又吱吱的接下说：‘我们到中央公园说去好不好？’‘谁愿意同你逛公园！’我气愤了。‘不是逛公园。只是——只是因为这里不大——不大方便。’他的样子简直蠢极了。我只好冷冷的说：‘有什么事，请说吧。’于是他就做出一种特别的蠢气，把斜眼睛呆看着我——又像是呆看着别的地方，开始说——他简直沾污了这一句话——说他爱我！我在他的脸上看一下——那样蠢得可怜——我反乐了。我忍不住笑的说：‘你爱我，真的么？’‘真的——真的——’他仿佛就要跪下来发誓了。‘你不爱你的妻子么？’我又笑着问。‘不爱，一点也不爱，’他惶恐的说：‘真的一点也不爱。我那里会爱她！’